

中國文學批評

—中國文學欣賞導讀全集—



古典新刊
69

中國文學批評

莊嚴出版社

• 69刊新典古 •

中國文學批評

著者 方 孝 岳

出版者 莊 嚴 出 版 社

發行者 鄭 惠 文

發行所 莊 嚴 出 版 社

臺北市士林福國路一〇〇號

雙子星大樓二樓二號

電話：八三五五六三七六一

郵政劃撥帳戶一一一九九號

定價新臺幣九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年九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六六五號

究必印翻 • 有所權版

換更回寄請，裝倒、損破、頁缺

目錄

導言	一
一、尚書中最早的詩的欣賞談	九
二、周禮分別詩的品類	一三
三、吳季札的詩史觀	一七
四、左傳的詩本事	二〇
五、古時對於理論文和「行人」辭令的批評	二四
六、孔門的詩教	三〇
七、三百篇後騷賦代興時的批評	四五
八、司馬相如論賦家之心	五二
九、揚雄與文章法度	五五

一〇、揚雄、桓譚的文章不朽觀·····	五七
一一、王充論創作的文學·····	六〇
一二、魏文帝典論裏的文氣說·····	六三
一三、陸機文賦注重文心的修養·····	六七
一四、摯虞的流別論·····	七〇
一五、昭明文選發揮文學的「時義」·····	七三
一六、沈約的聲律和文章三易·····	八一
一七、發揮「文德」之偉大是劉勰的大功·····	八五
一八、單刀直入開唐宋以後論詩風氣的詩品·····	八九
一九、從治世之音說到王通刪詩·····	九三
二〇、別裁偽體的杜甫·····	九七
二一、蓄道德而後能文章是韓愈眼中的根本標準·····	一〇〇
二二、白居易的諷諭觀，和張爲的詩人主客圖·····	一〇五
二三、可以略見晚唐人才調觀的本事詩和才調集·····	一〇八

二四、標舉味外之味的司空圖·····	一一一
二五、西崑家所欣賞的是「寓意深妙、清峭感愴」·····	一一四
二六、晏殊對於富貴風趣的批評·····	一一七
二七、歐陽修文外求文的論調·····	一二一
二八、歐陽修和梅聖俞同心愛賞「深遠閒淡」的作風·····	一二三
二九、邵康節的忘情論·····	一二七
三〇、宋人眼中老杜的詩律和江西宗派圖·····	一三〇
三一、宋朝幾部代表古文家的文學論的總集·····	一三九
三二、針對江西派的滄浪詩話·····	一四五
三三、瀛奎律髓裏所說的「高格」·····	一五二
三四、元遺山以北人悲歌慷慨之風救南人之失·····	一七〇
三五、宋濂論「摹倣」和高棅的「別體製、審音律」·····	一七九
三六、李東陽所談的「格調」和前後七子所醉心的「才」·····	一九〇
三七、唐順之的「本色」論和歸有光的史記評點·····	二〇一

三八、竟陵派所求的「幽情單緒」和陳眉公的「品外」觀	二〇九
三九、錢謙益宗奉杜甫的「排比鋪陳」	二一六
四〇、王船山推求「興觀羣怨」的名理	二二三
四一、王漁洋「取性情歸之神韻」	二二九
四二、清初「清真雅正」的標準和方望溪的「義法論」	二四一
四三、金聖歎論「才子」，李笠翁說明小說戲曲家的「賦家之心」	二六一
四四、隨園風月中的「性靈」	二七一
四五、眼力和眼界的相對論	二七六
跋	二七九

導言

世界上的人，不能夠個個都是文學家，但可以說個個都是文學批評家；否則文學這件東西，不會有這樣不朽的價值。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無時無刻不在那裏起「評判」的作用；評判他的美惡，鑒別他的精鈍。這種評判鑒別的本能，實在是人生日常活動的中心。鑒別的本能，雖然各有高下程度之不齊，但是一樣能夠鑒別，這一點是不變的。所以換一句話說，人人都算是批評家了。

大塊文章，不限於有文字或無文字，無往而不呈露出來，供人家的賞鑒。美景良辰，使人愉快；淒風苦雨，使人悲愁。白居易的詩，「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陸宣公的「興元大赦詔」，使「驕兵悍將無不流涕」。人類都是情感相維繫；爲人類互通情感之郵的，就是文學。所以文學之訴及全人類的同情，不限於那一階級；人類對於文學的欣賞，也是隨所在而皆然。這樣看來，不但人人都是批評家，而且人人都是文學批評家。

不過天地間的風雲、花鳥、人物、山川，這些自然界的文章，凡是具有五官的自然，都可以欣賞。至於有文字的文章，有些說得平易近人的，兒童老嫗都可以了解，也自然可以博得無限制的欣賞。但是有些內中所說的事情，所指的境界，和所用的材料，不是個個人所知道所身歷的；又有些文章，是作者專爲少數朋友中間互相喻意而設的；又有些文章，是作者自道其隱懷，並期望人人知道，而但期望有一、二個知音的人來欣賞的。我們有這種種不同的文章，因此就各占一部分欣賞界的領域。然而這都是非自然的限制，對於人人固有的批評文學的本能，仍然沒有絲毫妨礙。人生不能一天缺少精神上的安慰，就不能一天缺少文學上的欣賞——無論有文字的文學或無文字的文學。文學所以爲「不朽之盛事」，正是建立在這一點上。

但是人人心中所含蓄的意思，不見得人人都能從口中表達出來。往往有一個人代爲說出，於是乎人人都覺得「如我所欲言」了。我們說人人都是批評家，原是就本能上講的，事實上不見得個個人都能夠了於心又了於口。因爲個個人不能夠都把心中所領略的、所批評的意思表達出來，所以就有產生少數具體的批評家之必要了。批評家的職務，就是說出人人心中所欣賞或憎惡之點。又或者有些人的批評本能含苞未放，有待於雨露之點化。某種文章，有某種好處，有某種壞處，經批評家一一指點出來，然後人人都覺得如夢初醒，豁然大悟；這就是他們含苞未放的批評本能，經批評家點化出來了。批評家之有益於人，原來是有這樣的切要。

我們翻開我國所有的論文的書來一看，覺得他們都是興到而言，無所拘束的。或朋友間的商討，或師弟間的指點，或直說自己的特別見解，都是興會上的事體。至於我們現在把一個國家古今來的文學批評，拿來做整個的研究，其目的在於使人藉這些批評而認識一國文學的真面目。批評和文學本身是一貫的，看這一國文人所講究、所愛憎、所推戴的是些什麼，比較起來，就讀這一國的文學作品，似乎容易認識一點。我們現在所抱的這種目的，當然不是我們古來的那些批評家所想到要做的；但是我們要知道，惟其他們都是興會所到、真情流出的批評，所以我們現在把他整個的敘述出來，纔可以使人從許多個別的「真」得到整個的「真」。凡是賞鑒一國文學，我以為都是藉助於這些真情所露、興會所到、沒有背景的批評為最好。我上文所講人人固有的批評本能，有的心知而不能口達，有的含苞而有待於點化，其所需要人家代達或點化的，正是這一種，而不是其他有背景有顏色的批評。我所以再三鄭重的說，人人都是文學批評家，因為知道這個意思，就可以知道文學是人人都能欣賞的公器；他的利病，也是絲毫沒有掩飾底露給人家看；有許多地方，是人人所見，大抵相同。批評家不能拿有背景的批評來使人相信，也和不能使自己相信是一樣。

再者，我們研究一國的文學批評，第一要注意文學批評和文學作品的本身有互相影響的關係。某時代有某種的批評，多半不離乎一時文學本身的風氣。六朝尚藻麗，所以昭明太子就以沈

思翰藻爲鑒衡。宋人尚義理，所以真西山就以文章言理爲正宗。時代風氣所激盪，個人師友所薰陶，因此論文之言，就不知不覺有萬態千形、不名一格之妙了。第二要注意的，就是文學批評和文學作品本身的風氣，又可以互相推動。一種文體發生流弊的時候，往往會生出一種批評來做改革的先驅。一種批評操之過甚，也不免生出毛病，於是文學本身又因之而興起一種變革。西崑體的詩做到僻澀不堪，所以歐陽修〔六一詩話〕就提倡豪放率意之作風。王漁洋的神韻說風行得太過，所以後來翁方綱等，就大開清代後半葉做宋詩的風氣。合以上兩點錯綜的關係，就形成一國的「文學批評史」。

文學作品，好像是食料；文學批評，好像是消化的胃口。人的胃口往往各有偏嗜，好甜、好酸、好苦、好辣，各有偏重偏輕的嗜好。至於偏得太過的，就成了病態的胃口了。到了胃口有病，所消化的食物，就不必一定正當。所以有的人喜歡有刺激性的文章，有的喜歡愁苦怨歎的文章，有的喜歡離奇怪僻的文章，有的喜歡妖冶佚蕩的文章。這些癖嗜，都不能說他們沒有病態。我們要把這些病態的胃口，來接受健全胃口的醫方。所以我們研究古今來各名家的文學批評，對於我們這些病態的欣賞力，或者不無小補。

至於各種批評之發生，都各有他所以發生的機緣，和他針鋒所指的對象，並且各有個人學問遭際上的關係。我們如果不把這些地方弄清楚，執着人家片面之言，認爲一成不變的定論，那也

會發生誤會的。譬如鍾嶸〔詩品〕，不以沈約的平上去入、蜂腰、鶴膝那些聲律爲然，這不過恐怕人家陷溺太過，所以略下針砭。〔梁書〕上並且說他對於沈約有私怨。我們如果固執他的話，認爲沈約那些聲律，確乎是不足挂齒的，那末，對於後來的律詩的聲調，豈不是簡直沒有法子研究麼？又譬如王船山在明末的遺老中，尤爲韜光匿采、嫉惡最嚴的人，他自己那種堅貞之性，濟物之懷，覺得凡是稍稍急功近利近於爲私的話，都萬分可恥。所以他的〔詩廣傳〕（卷一）說杜甫的「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仍是關心自己的衣食，近於哀鳴游乞之音，說不上稷、契的志事。船山這個話的本意，當然不錯，但是對老杜未免過於苛刻了。所以我們對於一切言論，都應當從四方八面來活看纔好，對於各種批評的「旁因」，不可不研究。

我國的文學批評學，可以說向來已經成了一個系統。我們看清〔四庫全書總目〕，不是有「詩文評」的專類麼？但是我們如果對於「詩文評」這一門學問，稍稍上溯他的流別，就可以知道除了評論詩文的專書而外，還有許多可以說的。自從〔隋書·經籍志〕立「總集」一類，把摯虞〔文章流別〕、昭明〔文選〕、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這些書，都歸納在裏頭，我們於是知道凡是輯錄詩文的總集，都應該歸在批評學之內。選錄詩文的人，都各人顯出一種鑒別去取的眼光，這正是具體的批評之表現。再者，總集之爲批評學，還在詩文評專書發生之先。摯虞可以算得後來批評家的祖師。他一面根據他所分的門類，來選錄詩文；一面又窮源溯流，來推求其

中的利病。這是我國批評學的正式祖範。所以〔隋書·經籍志〕推他爲總集的創始者，拿他來冠冕後來一切的總集和其他解釋評論的書。後來人有的專著詩文評而不著詩文選，有的專作詩文選而不作詩文評，就沒有一定了。我們如果再從勢力影響上來講，總集的勢力，又遠在詩文評專書之上。像〔文心雕龍〕、〔詩品〕這種囊括大典的論斷，雖然是人人所推戴，但是事實上實在不曾推動某一時的作風。像〔文選〕，像〔瀛奎律髓〕，像〔唐宋八家文鈔〕，這些書就不同了；他們都曾經各演出一番長遠的勢力，都曾經拿各人自己特殊的眼光，推動一時代的詩文風氣。所以「總集」在批評學史中，實占着很重要的部分，這一層我們不可不注意。〔唐書〕以後的〔藝文志〕中，又分立了「總集」和「文史」兩類；「文史」附在「總集」之後，凡是詩文評的專書，都歸在「文史」一類。到清朝定〔四庫全書〕就有「總集」和「詩文評」二類了。一脈相承，本都是原本〔隋書·經籍志〕的義例，但因此不免略引起學者的誤會。研究文學批評學的人，往往只理會那些詩話、文話，而忽略了那些重要的總集了。其實有許多詩話、文話，都是前人隨便當作閒談而寫的，至於嚴立各人批評的規模，往往都在選錄詩文的時候，纔鎔銖稱量出來。

批評家固然站在旁觀的地位，但是天下事往往要身歷其境的人，纔能說得清楚；隔岸觀火，終不能得其究竟。我們常時聽見人家說「眼高手低」，又有人說「眼有神，筆有思」。這就是說

只能批評而不能動筆。這種人較那既能評又能作的人，就不免相差一籌了。各大家的詩文集裏，往往有不少精心結撰的論文之言；以作家的眼孔，論作家的文章，對於其中甘苦之情，更能說得透徹。這些寶貴的材料，更是不得不研究的了。

我這本書，大概是本着以上各點做敘述的義例。大致是以史的線索爲經，以橫推各家的義蘊爲緯。力不從心，不見得能夠辦到和自己的期望一樣。但是無論如何，這部書不過是個引子。研究中國的文學批評，還有待於更遼密的努力。至於採用我的方法，或不採用我的方法，那自然不必一定；如果研究的時候，能夠拿我的方法，略略參考一下，那末，我這書就不爲白做了。即使完全贊成我這書的人，我也希望他不要以爲得著這一部書，就可以知道中國文學批評的總相，我希望他把古今來論文的原書，仍要自己去一部一部底用心看過。賅括的敘述，終於不能使人滿足的。

杜甫有兩句詩說得好：「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兩句詩，可以算是文學批評中的一「微言」。本來文章的好壞，和作者用心的曲折，不一定都是旁人所能批評得到的。這個意思，我們不可不知道。知道這個意思，就可以明白我們所需要於批評家者，究竟爲了什麼。我在前面說過，人人有批評的本能，有的心知而不能口達，有的含苞而有待於點化；但是我們務必牢記在心，我們所需要於批評家者，正是恰恰到他能代達能點化而止；不是執着他人的批評而忘了我們

自己也能批評的本能。換一句話說，不過是借他們的幫助，來引起自己的思想罷了。專聽人家的批評，不管他於心安不安；或者聽人家一句批評，不能觸類旁通引出自己許多批評來；又或者聽了人對於某種文學的批評，就自以為可以完全認識那種文學而不肯用一點腦筋去自己研究；這幾種人都是自失其本能，把工具當作目的了。那些有背景帶有色眼鏡的批評家，正是要找得這幾種人做信徒了。老杜「得失寸心知」之歎，大概也是有感而發的。他這兩句詩，實在值得我們吟咏，凡是研究文學批評的人，隨時顧到自己的批評本能，那纔是上上等！

一、尚書中最早的詩的欣賞談

我國古時的經典，乃至於諸子百家的書，都不能專門當作文學看。古代也沒有專門的文學批評家。比較可以專當文學看的，就是太史公所說的古「詩」三千餘篇，和我們現在所有的「詩」三百篇。所以我們要研究中國的古代文學批評，就應當把古代論「詩」的話，來尋索一番，找出他的條理和他們批評所根據的基點；就自然可以得到古時人鑒賞文學和辨別美惡的方法。這些批評，雖然散在各書，零星的單詞片義，但是往往影響很大；後來人的文學論評，都時時上推到這些古義，拿他做出發點。

詩的起源，大概是很早。鄭康成「詩譜·序」裏說：「『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這就是說，大庭、軒轅以來大概就有詩。到唐虞的時候，更是有據了。這些詩，不是現在所存的三百篇。三百篇外，古來的詩本多喪失。『論語』、『禮記』、『左傳』裏引逸詩很多。司馬遷「孔子世家」也說：「古『詩』三千餘篇。」古時這樣多的

詩，恐怕沒有到孔子的時候，已經散失很多了。這些詩雖然不存，但是我們有了「虞書」所載加於這些詩上的批評，也就十分可寶了。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這是「尚書·虞書」裏的話。舜命夔典樂，教胥子，告訴他這幾句話；從詩的創作到詩的格律，從作者方面到讀者方面，一一都講到了。但他實在是偏重用詩一方面——就是欣賞方面——的話。他的大義，是說詩本是自言己志的東西。習詩可以使人生長志意。所以教胥子以「〔詩〕言志，可以導胥子之志，使他們有所開悟。作詩的人，直言不足以申意，所以要長歌之。教胥子令歌咏其詩之義以長其言。長歌必有聲音之曲折。聲音曲折皆合於律，就叫作和。（根據孔安國傳、孔穎達疏的解釋。）用這樣方法，纔可以領會到詩的好處，得到詩的用處。使讀者的志意，作者的志意，聽者的志意，三者融合成一片，然後就可以互相感應，可以移易性情，可以神人以和了。所以「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都是從欣賞詩而得的結果。舜命夔教胥子學「〔詩〕，就是拿這個做目標了。鄭康成「〔詩譜·序〕」引「〔虞書〕」〔「詩〕言志」幾句話，以為詩之道放於此。孔穎達在「〔詩譜疏〕」裏說：「鄭所謂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謳歌始於此。謳歌之初，疑其起自大庭時矣。」也是說舜論詩的話，是就詩之作用而言，不是專說作詩的本始。鄭的意思，以為後世往往以詩來規諫，或以詩來贊美，都是從舜這幾句話裏生出來的道